

寶石花

巴·巴若夫着

李俊民譯



П. В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1. 工作中的奧妙

2. 寶石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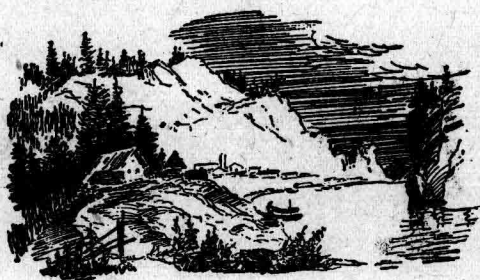
原 著 者	巴 · 巴 若 夫
翻 譯 者	李 俚 民
出 版 者	啓 明 書 局
	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二 八 號
發 行 者	童 祥 書 店
	上 海 天 津 路 一 九 號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四版
印數：9001—12000

書 號：(3)
定 價 3,500 元

文豐印刷製版所製版 上海江寧路六五八弄一三一號

工作中的奥妙



丁巳仲夏

四

這事情還是我的老前輩所常常談起的。那就是說，到現在為止，它已過去了不少年份。嗚，無論如何還是「農奴解放」(註)以後的事。

那時候在我們工廠裏住着一位外號「小手」的工人季摩哈。當人家送他那個外號時，他已經上了年紀。

但事實上他那雙手是很正常的。正如俗話所說的，但願上帝把這樣的手賜給一切人。這樣的手再有一把刀，就可以去殺熊。而且他身體的其餘部份也沒有什麼缺點：肩膀是寬闊的，胸部是發達的，兩腿勁道很大，頸頸呢，用車槓來敲它也不會立刻屈曲的。在從前逢到節日人們擠來擠去的時候，這種人就叫做「鋤頭」，他往那裏一敲，那裏的人就都紛紛退避。最厲害的打架好手看見這位季摩哈也要避開他——但願不要惹他發怒。幸而他對打架並不起勁。看來，俗話並不是白說的：「有力氣的人不愛打架」。

說到工作，季摩哈的領會能力是很強的，他能做很多的事，又有很好的

(註)「農奴解放」指一八六一年俄皇亞歷山大第二虛偽的農奴解放。

理解力。你才一指點，他就很快地明白了，而且做出來的工作不會比你差。

誰都知道，在我們這一帶職業的種類是很多的。

有的開礦，有的把礦石製成有用的東西。有的淘洗黃金，有的挖掘白金，有的敲碎粗石和熔礦爐用的礦石，有的挖掘有顏色的石頭。有的呢，找尋使人快樂的小石頭（註一）加以琢磨。砍伐樹林和浮送木筏的人也不在少數。更有替工廠燒炭的，販賣野獸的，捕魚販魚營生的。常常有這樣的事：在一所茅屋中，灶旁有人刻刀叉的花紋，窗下有人在琢磨玉石，炕床前面呢，有人在織樹皮氈。而且，對於種麥子養家畜也不會拒絕。凡是山地裏可以墾植和牧畜的地方，那裏就有牧場和農田。一句話，我們有五光十色的職業，每一種行業都需要熟練而且各有各的奧妙。

關於這個工作中的奧妙，直到現在大家還不是都懂的。但是，在季摩哈的一生中，出過一件極有味的事，使大家都很有趣。

這位季摩哈不知道是年青不懂事，還是被蛀蟲蛀壞了腦子，竟想親手試

遍這裏所有的職業，而且還誇口道：

「每一樣行業，我都能學得十分到家。」

他家裏的人和親戚朋友都勸他：

「這是毫無意思的，還是精通一門行業的好。你想用自己的一雙手精通一切技藝，你畢生的辰光也不夠用呀。」

季摩哈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，跟人家爭論着，而且自以爲是地說道：

「學做伐木工人——兩個冬季，筏夫——兩個春季，淘金工人——兩年，礦工——一年，工廠裏的工作——十年。我還要學做燒炭工人，耕田的農夫，獵人和漁夫。那些事情就簡直是兒戲，一學就會的。等將來年老時，我可以學學石工來消遣，還可以學做塑像工人，或者是到救火房裏去學做馬具匠（註二）。你可以坐在暖熱的房間裏，轉動着小輪子，呼呼地推着鉋，或者

（註一）使人快樂的石頭——指寶石。

（註二）救火房裏的馬具匠——以前的救火車用馬拉，救火房裏廂有馬具匠。

吱吱地轉動鑽子。」

老頭子們嘲笑他道：

「不要誇口，長腳！首先把自己的身體估量一下吧（註）。」

季摩哈卻很固執。

「我什麼都能學會，」他喊道：「我爬上一棵樹，就一定爬到樹頂。」

老頭子們還想說服他。他們說：

「樹頂不是可靠的尺度：原先是樹頂，後來會變做樹的中間部分，而且

樹頂各各不同——有的低，有的高。」

只是他們發覺——小伙子不懂事理。——就都讓了步：

「隨你的便。嘿，以後可不要責備我們，說是沒有及時勸導過你。」

季摩哈就這樣用自己那雙手嘗試這裏的各種行業。

小伙子的身體很強壯，對工作又很用心——這樣的人，哪一個會拒絕

他？不論是砍伐樹木或者敲碎礦石，人家都很歡迎他。即使是精細的工作，

也會毫不留難地允許他去做。因爲小伙子的理解力很好，他的手指並不是木頭做的，而是非常靈巧的。

季摩哈試過了許多工廠中的技藝，而且，你得明白，他沒有在哪兒出過一次岔子。工作的結果總是不會比別人差。

他已經是一個娶了親的人，他的老婆給他生了滿滿一屋角落的小孩子，但是他還是不肯丟棄自己的習慣。學會了一種行業的技藝，立刻改行去學另外一種。這是很吃虧的，但他忍受着，好像事情就必須是這樣。工廠裏的人也看慣了他那一套，一碰到他總是取笑他道：

「喂，怎麼樣，季摩哈·伊凡內奇，在機械工場裏學銅匠還是在救火房裏充馬具匠？」

季摩哈聽了這種話並不生氣。也開玩笑道：

（註）「把自己的身體估量一下」——這句話的意思是：一個人不是三頭六臂的，得估計自己的精力。不要說大話。

「那一天終於會到來的——沒有一樣行業能逃過我的雙手。」
在那幾年中季摩哈有一次向自己的女人宣佈：「我要去學燒炭。」他的女人險些兒哭起來：

「你怎麼啦，蠢才！難道你就想不出別的糟事情？你會把整個屋子燻得漆黑！你的襯衣也不用想洗乾淨了。而且這算是什麼行業呵！爲什麼要去學這個？」

她這番話自然是不明白究竟的外行話。在目前，爐灶的事情要簡單得多，但在從前，燒炭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。有的人燒炭燒了一生，還是燒不出真正的好炭。家人會出怨言：

「我們的爸爸使大家累得要命，連喘氣的時間也不給，但他燒出來的炭老是太僵，像死人一般不會做聲。你看我們的鄰家，他們做工時唱着山歌，燒出來的炭卻是叮叮響的鋼炭。他們從來不會發生沒有達到火候或是燒得過性的情形，而且有毛病的壞炭是很少很少的。」

不論季摩哈的女人怎樣哭訴，她還是說服不了他。季摩哈只應許她一句話：

「我幹這髒事，大概不會長久的。」

季摩哈，自然，明白自己的價值。當他要換行業的時候，他首先考慮到向誰學習。那就是說，選擇一個名師。

當時燒炭最有名氣的，要算尼菲特老爹。他的炭燒得比誰都好。他燒出來的炭就叫做——「尼菲特炭」。在炭棧裏，這種炭是另外堆放的。工廠裏逢到最精細的工作才用到這些炭。

季摩哈就向這位尼菲特老爹談起學燒炭的事。老爹呢，自然，早已聽說過季摩哈的怪僻行徑，就說道：

「叫我收你做學徒是可以的，我會毫不隱瞞地把一切都仔細教你，只是有一個條件。只有當你學的燒炭本領比我更好的時候，你才能滿師離開。」季摩哈仗着自己已往的成就，說道：

「好，一句話。」

這樣說過，事情就算決定了。很快地他們一起乘車子上炭窯那兒去。

尼菲特老爹——你瞧，是這樣的一種人……不論什麼事情都要想過：怎樣才能做得更好。就譬如劈那些排到窯墩上去的木頭，他也要來指教：

「留心！我的力氣是老頭子的力氣，已經完全耗光了，但我劈起木頭來卻不比你差。你想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季摩哈答道：「那是因為斧頭把得準，手法熟練。」

「不光是這個，」老爹說道：「事情不光是斧頭把得準和手法熟練，我會得找尋木頭上最疏鬆的一點。」

季摩哈也開始去找尋那些木頭上最疏鬆的一點。他發覺——尼菲特的話的確有道理，而且自己也很感到興味。有的木頭竟這樣鬆脆地飛了開來。這使他感到很高興，但他的腦子裏卻在轉着念頭——也許，照另一點劈下去會更加容易些。

這樣，季摩哈首先懂得了這些木頭中疏鬆點所在的地方。

當窖墩上堆滿了木頭，事情就格外困難了。不要說種種木頭各有各的特性，單是一種木頭的不同情形你就數不清。從濕地上砍來的松樹——一種性質，從乾地上砍來的——另一種。早一些砍伐下來的——這樣，遲一些的——那樣。窖墩寬闊些的——火力通行的空隙需要這樣，窖墩狹窄些的——另一樣，劈開的木柴——特殊的空隙。儘你去研究吧。而且在木柴上堆放泥土時也有種種講究。

尼菲特老爹把所有這些事情都很懇切地一一加以說明，而且還提起這些訣竅是向什麼人學來的。

「有一個獵人教我怎樣嗅煙。他們——獵人——對嗅煙是有經驗的。那果然給了我很大的益處。當我發覺——煙味有些酸，馬上把通風口擴大些。這樣果然很好。」

「有一次一個路過的女人指教了我。她停留在炭窖的爐火傍取暖，對

我說道：「那一邊燒得太熱一些。」

「『你怎麼知道的？』我問。」

「『去繞上一周吧，』她說：『你自己就會感覺到的。』」

「我在炭窖周圍繞了一轉，覺得她說得的確不錯。呶，我就加上些蓋泥，把事情挽救了過來。從那一次起，這個女人的忠告我就永遠也忘不了。她因為是個女人家，終生在爐灶傍打轉，對於熱度的識別已經成了習慣。」

老爹這樣說過以後，自己又不知不覺地提起工作中的奧妙來：

「我們那悶燒木炭的『奧妙姑娘』就循着這些空隙跳去，你得好好注意，不要使她變成真正的火燄，也不要使她變成無用的煙。你稍微有些不留神，——就會把炭燒得過性或者是燒得不到火候。如果你把窖裏所有的通路都架得好好的，燒出來的炭就是叮叮發響的好炭。」

季摩哈對這一切都感到驚奇。他看到——事情並不簡單，那得叫自己出汗的。但是關於「工作中的奧妙」卻始終沒有想到它。

他和尼菲特老爹燒出來的炭，自然，都是頭等的好炭，但無論如何，當人家辨別炭堆時，他的和老爹的還是不一樣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尼菲特老爹問道，但季摩哈自己也一樣在想：「不要是個地方弄錯了吧？」

季摩哈學會了燒炭，但他還是幹着這門行業。雖然不止一次地發生過他的炭比尼菲特老爹的炭燒得更好的情形，但無論如何他還是不肯拋棄這門行業。老頭子嘲笑他道：

「現在，老弟，你可沒處跑了：『奧妙姑娘』捉住了你，到死也不肯放你了。」

季摩哈自己也覺得奇怪——爲什麼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。

「那是因爲你的眼睛老是朝下看，」尼菲特老爹解釋道：「那就是說，光朝着已有的成就看，但當你朝上面看——轉着怎樣使你的工作做得更好，的念頭，那時候『奧妙姑娘』就抓住了你。她呀，你得明白，在每一種工作

中都有，她在一切技藝前面飛跑，把人們吸引過去。就是這個道理，朋友！」事情果然照着老爹的這番話實現了。季摩哈終身做了燒炭工人。而且他還給自己想出了一個綽號。他，你瞧，歡喜教訓年青人。他老是提起自己的過去，他年青時怎麼想學會所有的工作，後來又終於怎樣變成了燒炭工人。

「在工作中，」他說：「我無論如何也捉不住這個『奧妙姑娘』。她太靈活了。我的手，你明白，太小了（註）。」

他一面說一面張開了他自己的兩隻大手。周圍的人，自然，都笑起來了。大家就這樣給季摩哈起了一個「小手」的外號。自然，那是開玩笑，事實上季摩哈在工廠裏是非常有名的。

當尼菲特老爹去世以後，「小手」炭就變成了第一等的好炭。那些炭在炭棧裏也是另外堆放的。老實說，他是燒炭業中的名師。

他的孫子和玄孫子到目前還住在我們這一帶……他們也在各人自己的

職業中尋找着那位「奧妙姑娘」，只是他們不再抱怨自己的手小。大概，他們明白，現代的科學能把人類的手變得非常巨大，使它們一直伸到雲霄上面去。



(註)

手太小——工作能力差，還够不到技藝的祕奧的意思。